

比较文化论集

金克木著

比较文化论集

金克木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封面设计：王师颀

比较文化论集

Bi[jiao Wen]hua Lun[ji]

金克木著

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5印张 194,000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100

书号 10002·36 定价 2.15元

DA46 / 11

目 录

自序	1
《梨俱吠陀》的三首哲理诗的宇宙观	7
《梨俱吠陀》的咏自然现象的诗	29
《梨俱吠陀》的祭祖诗和《诗经》的“雅”、“颂”	43
《梨俱吠陀》的送葬诗	63
《梨俱吠陀》的招魂诗及有关问题	78
论《梨俱吠陀》的阎摩和阎蜜对话诗	95
《梨俱吠陀》的独白诗和对话诗三首解析	111
略论印度美学思想	127
略论甘地在南非早期政治思想	145
略论甘地之死	169
《日本外交史》读后感	184
记《菊与刀》	192
——兼谈比较文化和比较哲学	
续谈比较文化	201
——记人类学家密德	
三谈比较文化	208
关于汉译佛教文献的编目、分类和解题	215

谈符号学	223
谈诠释学	234
谈《文明与野蛮》和人类学的发展	245
记曾星笠先生	255
附录：《略论印度美学思想》译名对照表	262

自序

近几年写的一些文章，继《印度文化论集》之后，合成一集；因为所论述的不限于印度，题名为《比较文化论集》。这书名有点僭越，又有点含糊，需要写一些话放在前面对读者作个交代。

“文化”一词的涵义很有弹性，边界模糊，但大家都用，可见仍有公认的共同之点。例如，一九一九年“五四”以后的运动叫新文化运动，一九六六年的运动叫文化大革命，虽都不限于文化，但都以文化为名。国外的文化人类学所谓文化，虽然各家所说不同，但也有共同内容，只是缺乏公认的科学定义。至于“比较文化”，更有各种说法，也不一致，不过都指的是着眼于不止一种的不同文化的研究，所谓“跨文化的研究”。文化既有古今中外之异，而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时期内，也有阶级、阶层、社会集团、氏族等各不相同的文化。大概认为人类有各种不同文化并以此为背景进行研究都可以算是比较文化研究吧？这并不是专指两两相比。我的这些文章既然都是在上述的看法下写出的，所以就用“比较文化”作为书名。这些当然只是我个人所作关于一些文化问题的考察和探索，也有介绍之意，但并不是对这门学科的专题论述或系统介绍。

下面请读者容许我作一点自我揭露。我很不愿意谈到自己，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具体说明这些文章的来历。

我是在中国的新旧文化互相猛烈冲击中出生的。儿时所受到

的家庭、社会和学校教育中充满了矛盾。在家里一面念“诗云”、“子曰”，一面认 ABCD。上小学后，“国文”老师倪先生教五、六年级时就不用课本而自己选文油印给我们念；从《史记》的《鸿门宴》到蔡元培的《洪水与猛兽》，从李后主的词到《老残游记》的《大明湖》，不论文言、白话、散文、韵文，都要我们背诵并讲解。教“手工”、“图画”、“书法”三门课的傅先生会写一笔《灵飞经》体小楷，会画扇面，会做小泥人、剪纸等玩艺儿，经常为我的勉强及格而叹气。还上“园艺”课，种粮、种菜、种花；有时还在野地上上“自然”课。每年“植树节”都要植树。“音乐”课教简谱和五线谱甚至告诉“工尺上四合”中国乐谱；教弹风琴，吹笛子。这些我也只能勉强及格。“体育”课有哑铃操和踢足球，还教排队、吹“洋号”、打“洋鼓”、学进行曲（当时谱子是从日本来的，译名“大马司”等）。小学也有“英文”课，不讲文法，只教读书识字，同教中国语文几乎一样。第一课教三个字母，拼成一个字“太阳”。后来还教“国际音标”。“算术”虽有课本，老师也不照教，从《笔算数学》等书里找许多“四则”难题给我们作；毕业前竟然把代数、几何的起码常识也讲了。老师们都恨不得把自己的知识全填塞给我们。“历史”课有“自习书”；“地理”课要填“暗射地图”。校长陈先生听说是去过日本的，他教“公民”课，讲什么是“国家”，讲中国人在世界上被人瞧不起，被笑为“东亚病夫”，到处受气，讲中国人有哪些不如外国人以致受人欺侮。他要求我们“勿忘国耻”，唱“五九国耻纪念歌”，讲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全国人民定这一天为“国耻纪念日”。他喜欢讲日本“明治维新”，也讲本地风光的历史故事。他不教课本，好象是在历史课和地理课的知识上加注解，并且讲《申报》、《新闻报》上的时事。每星期六的“周会”上，除讲故事、唱歌、游戏外，还练习“演说”，象是“公民”课的实习。在一个到

现在也还不通火车的县城里，那时全城也没有多少人订上海的报纸和杂志，但是《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少年》杂志和《小说世界》等，甚至旧书如康有为编的《不忍》杂志、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还有陈独秀编的《新青年》等的散本，却都可以见到，总有人把这些书传来传去。这小县城的一所小学成了新旧中外文化冲激出来的一个漩涡。年轻的教员都没有上过大学，但对新事物的反应很快，甚至还在我们班上试行过几天“道尔顿制”（一种外国传来的学生自学教员辅导的上课方式）。学生虽小，存储力却强。我若不是在这样杂乱的家庭和小学中度过童年，大概也不会有以后的杂学。所以这本文集的最初来源应当是我所受的家庭启蒙和小学教育。

我从小学所受教育中得出一些问题：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大国却会受小得多的日本的欺侮呢？从老师讲课和清末民初一些书中常看到说希腊、埃及、印度、中国，还有犹太、波斯，这些文明古国都衰落了，唯一没有亡国的只是中国，但也岌岌可危，时刻会被列强瓜分，那时中国人就会当悲惨的亡国奴。我不能明白：为什么印度这样大国会亡给英国这样小国呢？为什么犹太人那样有天才也会亡国呢？为什么古希腊文明会断绝而古埃及文明会只剩下金字塔和木乃伊呢？难道中国也是衰老了，避免不了这种命运吗？那么文明还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会出现南北朝“五胡乱华”（其实是多民族文化的矛盾与汇合）那样的局面？为什么文明低而人数少的蒙古人和满洲人能统治文明高而人数多的汉人那么多年？为什么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军能横扫欧亚两洲？究竟是凯撒、拿破仑力量大，还是佛陀、耶稣力量大？我还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英国少年瓦特能“从开水壶想到发明蒸汽机”开始工业革命，而别的地方的大人反而不能呢？为什么法国和德国是紧邻而两国情况大

不相同，多年成为“世仇”呢？为什么《书经》的《尧典》、《禹贡》那么早就有了系统的天文和地理知识，而现在中国还要向外国去学天文、地理呢？我一心想知道外国人本身是什么样子的；想知道他们在本国对待自己人是不是也象“八国联军”在北京时对待中国人那样。外国人和中国人究竟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连文字都从中国借去的日本竟然能“明治维新”成功，而堂堂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归于失败呢？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人（汉族）会癖好裹小脚和吸鸦片以致被外国人看不起还“自得其乐”不怕亡国呢？如此等等。

从小学得来知识产生的这一连串问题总留在我心里，不得解决。看到各种答案，也相信也不相信。我在小学毕业后从上海函授学校学习世界语，想从这不属于哪一国的语言知道一些小国、弱国如波兰（世界语创造者的故乡）的情况。同时也没有忘记追问那些大国、强国的人是怎么回事。我想，一定要知道华盛顿、林肯、拿破仑、俾斯麦、凯撒等人自己怎么讲话以及讲了些什么？总是想对于象中国和不象中国的国家追根究底，想懂得那里的人是什么样子，怎么生活，怎么思想的，以和我自己及周围的中国人对照。总是想追本溯源，看现代外国的所谓文明是怎么来的。我认为日本是学习西方的，所以要从西方追上去，从英、法、德、美、俄等一直上追到罗马、希腊，同时在中国也从当代一些知名人士的著作上追到往古。当然我是既无能力又无条件实现这个小孩子的愿望的，哪怕只要求得点“皮相之谈”的一知半解也办不到。后来才在北京和香港接触到了几个外国的人，终于有机会经过缅甸到了印度。这时才知道印度人的上古文化还算是西方人的文明的老祖宗。在那里还见到了所谓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拜火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耆那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等；他们和我在中国所见和听说的不大一样。印度的讲各种语言的各种人，从老人到少年，从

大学者到文盲，从大资本家到讨饭的，从在家人到出家人，从本国人到外国人，凡接触到的都成为我的发蒙老师，使我大开眼界。以后才明白，我在中国所遇到的各种人也都是我的发蒙老师，教过我不少知识。这样我才自己以为有点“恍然大悟”，原来死的书本记录是要同活的人联系起来才能明白的。《史记》记的老子对孔子讲的话，说古人“其人与骨皆已朽矣，徒其言在耳”。中外古人都是如此。今人若不见面，虽然未朽，也是只闻其言不见其行。谈话若没有“身势语”就不完全。信息交换是靠有声的和无声的“语言”一同传达的。“言”是同“行”相联系的。“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这时才知道，要回答我的问题，只有研究古今中外各种人的不同文化。这并不是新事。不但外国，连南北朝时的颜之推都注意到南、北“士、庶”的礼俗不同（《颜氏家训》）。甚至可以说，《诗经》的“风、雅、颂”的编订者已有了对于不同文化的认识，《易经》的“经”和“传”（十翼）的作者已辨别了文化“象征”的“结构”和“主题”；特别是政治和文化的密切关系，在中国很早就被人认识，并且延续不断，弥漫在哲学和社会思想中。但是对于文化作科学的研究却还是正在发展。现在我才明白，日本文化并不是外来文化的汇集，而是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的。我才觉得，产生于印度而传到中国，又传到朝鲜和日本的佛教为什么会有相同而又不相同的情况，是一个值得认真考察的问题。

我追索儿时的问题，由今而古又由古而今，由东而西又由西而东，过了几十年；世界和中国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前面所说情况已成历史；问题也不能那样提了，但不等于解决。我已成为老人；虽老，却还是一个小学生，仍然回答不出上小学以后自己提出的问题。

这些文章可以说是我在七十岁时回答十七岁时问题的练习，

只是一些小学生的作业。这些习作也算是我交给我的小学老师和中外古今的,可得见与不可得见的,已见与未见的,各种各样的,给我发蒙的老师们的一份卷子。自己看来还是不能及格的,可惜我已经不能再象在小学时那样从头学起了。希望读者们也能把这本集子当作小学生的问题的小学生的答卷看待。

作 者

一九八三年八月

《梨俱吠陀》的三首哲理诗 的宇宙观

人类最古的文献之一，印度的上古诗歌总集《梨俱吠陀》(R̥gveda)，反映了它所属的那一时代和那一地区的社会中一部分人的生活 and 思想。这部书的一千零十七首诗中，除一般表现世界观的和一些零散的富有哲学意味的诗节、诗句以外，有十来首诗比较集中地探讨宇宙起源等问题，被认为是哲理诗，也就是说，用我们现在的目光看来，这些诗讨论或陈述了对于哲学问题的看法。其中有三首诗是几乎所有论及印度哲学思想史或社会思想史的书都提到的^①。对于这些诗中的涵义，历来有各种解说和推测。本文拟就这三首诗作一点初步介绍和分析，其他诗概不涉及，并不是探讨全书的复杂的哲学思想。

印度传统奉《梨俱吠陀》为圣典，认为一字一音不可更易，从大约三千几百年前保存到今天；可是在很古时候，可能是在把这些诗歌编成总集以后不久，它就主要依靠在宗教仪式中起的作用而存在，它的内容（甚至语言）和保存并应用它的人们就逐渐分离了。大约公元前十世纪以后，纷纭的解释已经出现；公元前五世纪已有解说难词的书。此后，《梨俱吠陀》的地位高于一切，但实际上是一部

^① 我国也有过介绍，例如：汤用彤：《印度哲学史略》（一九四三）。

封闭了的书。不仅是圣典不许凡人问津，禁止“贱民”接触，便是传授圣典的公认为祭司种姓后代的婆罗门也说不出其中奥妙，只是断章取义，把它作为宗教祷词，或则作为无上神圣的权威来引证。到了十四世纪才有一部全书注释，于十九世纪刊行，另一部注可能稍早，但到二十世纪才发现并刊行。十九世纪，印度的近代民族意识觉醒之后，知识分子开始宣传并研究吠陀；但是直到今天，他们所谓吠陀主要不是指原始的诗歌集（《本集》*Samhitā*）而是笼统指一大批吠陀文献，实际着重的是那一时代末期的一些奥义书（*upaniṣad*）；他们所宣扬的也主要是奥义书中的一种思想（并非全部）。那些书同編集前的《梨俱吠陀》诗歌的创作时代相隔已将近一千年，甚至其中有些已经不引证吠陀诗句为权威了。十九世纪欧洲人在近代科学影响下用现代方法进行研究以后，二十世纪印度才出现了用非传统的方法和非保卫传统的态度的吠陀研究，但他们基本上是承袭欧洲人的方法，而且极少对自己传统表示怀疑。

印度古代传统把承认吠陀为权威和否认吠陀为权威的分为正统和异端。实际上，正统的（例如瑜伽派）是表面承认，异端的（例如佛教）是笼统否定，所肯定和否定的往往是另一回事，同吠陀本身并不相干。对于吠陀的几部“本集”，尤其是《梨俱吠陀本集》，差不多都是当作一个神龛，并不向内窥探。他们的争论其实是一些教派或社会思想派别之间的矛盾表现。

由欧洲人开始而现在已经传到美洲、印度和日本的吠陀研究，本来依照对待印度传统解说的态度可以有尊重、怀疑和折衷之分；后来，随着文化人类学和比较宗教学的发展，原先依据比较语言学的研究继续前进，对于祭祀仪式文献的研究开展了。六十年代起，对吠陀神话试探作新解释的有两支：一是在布鲁塞尔出现的“三分法”，一是在莫斯科出现的“符号学”。这些研究主要是为了应用自

己的新理论^①。

以上极简略地说明关于吠陀研究的情况，为的是便于了解下面的翻译介绍和探索的渊源和依据。需要指出的是，近代吠陀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依靠比较其他古代文献的方法，但是国际上至今还不见有应用汉语的上古文献对吠陀作比较的研究。这是中国人义不容辞的工作。这种比较文化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的研究对于我们了解自己的古代文化应当也是不无益处的。

下面先译出这三首诗(照梵语原文直译)^②：

A. 第十卷第九十首

1. 布卢沙(人)有千首，
有千眼，有千足；
他从各方包围了地，
还超出了十指。
2. 唯有布卢沙(人)是这一切，
过去的和未来的；
而且还是主宰不死者，
和超越借食物生长者。
3. 他的伟大是这样，

① 这两派的原著，尚未见到。关于吠陀文献本身的情况，参看拙著《梵语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版)。

② 译文根据印度浦那版附沙衍那注本及另两种印度版的白文本，并参考了几种英、德、法译。各家解说不同处这里不讨论。译文是直译的，难懂的词也照字面译，不再加注。圆括弧内是说明，方括弧内是补充，原文没有标点，有格律，无脚韵。

布卢沙(人)比这更强；
他的四分之一是一切存在物，
他的四分之三是“不死”在天上。

4. 布卢沙(人)的四分之三向上升了；
他的四分之一在这里又出现了；
由此他向四方扩散，
向着进食者和不进食者。

5. 由此生出毗罗吒(王)，
在毗罗吒之上有布卢沙(人)；
他生出来就超越了
地的后方和前方。

6. 当天神们举行祭祀时，
以布卢沙(人)为祭品；
春是它的酥油，
夏是柴薪，秋是祭品。

7. 他们在草垫上行祭祀，
灌洒首先降生的布卢沙(人)；
天神们以此行祭祀，
沙提耶(天神)们，还有仙人们。

8. 由这献祭完备的祭祀，
聚集了酥油奶酪；

造出了那些牲畜，
空中的，森林的和村庄的。

9. 由这献祭完备的祭祀，
产生了梨俱(颂诗)、娑摩(歌咏)；
由此产生了曲调；
由此产生了夜柔(祭词)。
10. 由此产生了马；
还有那些有双行牙齿的；
由此产生了母牛；
由此产生了山羊、绵羊。
11. 当他们分解布卢沙(人)时，
将他分成了多少块？
他的嘴是什么？他的两臂？
他的两腿？他的两足叫什么？
12. 婆罗门(祭司)是他的嘴；
两臂成为罗阇尼耶(王者)；
他的两腿就是吠舍(平民)；
从两足生出首陀罗(劳动者)。
13. 月亮由心意产生；
太阳由两眼产生；
由嘴生出因陀罗(天神)和阿耆尼(火)；

由呼吸产生了风。

14. 由脐生出了太空；
由头出现了天；
地由两足；[四]方由耳；
这样造出了世界。
15. 他的围栅有七根，
还造了三七[二十一]柴薪，
当天神们将那祭祀举行时，
缚住了布卢沙(人)畜牲。
16. 天神们以祭祀献祭祀；
这些就是最初的“法”。
那些伟力到了天上，
有先前的沙提耶天神们在那里。

这首诗里已经出现了三部吠陀和四大种姓的名称，最后一节中出现了“法”，即“达摩”(古词形dharman)；这是后来通行直到现在的词，在《梨俱吠陀》中本义为“支持”，转义才同后来的“法”相近。这诗明显是歌颂祭祀的。一切都由祭祀产生，这是吠陀时代的祭司思想。天神们和布卢沙祭祀的先后混乱，可见印度人当时的时间观念和我们的不同。他们似乎不是在一条时间直线上排先后次序。